

玉函山房輯佚書

孟子篇叙

漢 趙岐 撰

孟子篇叙者言孟子七篇所以相次叙之意也孟子以爲聖王之盛惟有堯舜舜之道仁義爲上故以梁惠王問利國對以仁義爲首篇也仁義根心然後可以大行其政故次以公孫丑問管晏之政答以曾西之所羞也政莫美於反古之道滕文公樂反古故次以文公爲世子始有從善思禮之心也奉禮之謂明明莫甚於離婁故次以離婁之明也明者當明其

行行莫大於孝故次以萬章問舜往于田號泣也孝道之本在於情性故次以告子論情性也情性在內而主於心故以盡心也盡已之心與天通道道之極者也是以終於盡心也篇所以七者天以七紀璿璣運度七政分離以布曜故法之也章所以二百六十有一者三時之日數也不敢比易當期之數故取其三時三時者成歲之要時故法之也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者可以行五常之道施七政之紀故法五七之數而不敢盈也文章多少擬其大數不必過等

猶詩三百五篇而論曰詩三百也章有大小分章賦
篇篇趣五千以卒其文無所取法猶論四百八十章
章次大小各當其事亦無所法也蓋所以佐明六藝
之文義崇宣先聖之指務王制拂邪之隱括立德立
言之程式也洋洋浩浩具存斯文矣

毛扆影宋蜀大字章句本卷末

玉函山房輯佚書目

孟子章指二卷篇叙一卷 後漢趙岐

孟子程氏章句一卷 後漢程曾

孟子高氏章句一卷 後漢高誘

孟子劉氏注一卷 後漢劉熙

孟子鄭氏注一卷 後漢鄭元

孟子綦毋氏注一卷 綦毋邃

孟子陸氏注一卷 唐陸善經

孟子張氏音義一卷 唐張鎰

孟子丁氏手音一卷

唐丁公著

孟子章指二卷漢趙岐撰岐字邠卿京兆長陵人仕
至太僕卿漢書有傳岐著孟子章句十四卷宋孫奭
作正義宗之今孟子注疏是也題辭謂章句具載本
文章別其旨分爲上下凡十四卷唐陸善經注合爲
七卷並刪去章指孫氏不別標識混入疏中零落大
半毛斧季宸曾見章邱李氏所藏北宋蜀大字章句
本趙氏篇叙從此校出而斧季手校注疏不言章指
出自蜀本惠氏棟亦僅從盱郡重刊廖氏本校錄非
世綵堂元本也吳郡余蕭客作古經解鈎況從兩家

所校補入大有功於趙氏茲據錄之依題辭分爲上
下卷並以篇叙附焉阮芸臺相國南昌重雕注疏本
各卷後附校勘記孟子章指亦補入可稱注疏完帙
此以單行補遺取便觀覽云爾歷城馬國翰竹吾甫

孟子章指卷上

漢 趙岐 撰

梁惠王上

何必曰利

言治國之道明當以仁義爲名然後上下和親君臣集穆天經地義不易之道故以建篇立始也

毛辰

校吳文
定鈔本

豈能獨樂哉

言聖王之德與民共樂恩及鳥獸則忻戴其上大

平化興無道之君衆怨神怒則國滅祀絕不得保
守其所樂也

斯天下之民至焉

言王化之本在於使民養生喪死之用備足然後
導之以禮義責己矜窮則斯民集矣

加之何其使斯民飢而死也

言王者爲政之道生民爲首以政殺人人君之咎
猶以白刃疾之甚也

王請勿疑

言以百里行仁天下歸之以政傷民民樂其亡以
挺服強仁與不仁也

沛然誰能禦之

言定天下者一道而已不貪殺人人則歸之是故

文王視民如傷此之謂也

並同上

未之有也

言典籍攸載帝王道純桓文之事論正相紛撥亂
反正聖意弗珍故曰後世無傳未聞仁不施人猶
不成德釁鐘易牲民不被澤王請嘗試欲踐其跡

孟子卷一
答以反本惟是爲要此蓋孟子不屈道之言也

梁惠王下

則王矣

言人君田獵以時鐘鼓有節發政行仁民樂其事
則王道之階在於此矣故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
不如人和矣

不亦宜乎

言譏王廣囿專利嚴刑陷民也

民惟恐王之不好勇也

言聖人樂天賢者知時仁必有勇勇以討亂而不
爲暴則百姓安之

好君也

言與天下同憂者不爲慢遊之樂不循肆濫之行
是以文王不敢盤於遊田也

於王何有

言夫子循循然善誘人誘人以進於善也齊王好
貨好色孟子推以公劉大王所謂責難於君謂之

恭者也

並毛炭校讀
書堂錄本

孟子章句
王顧左右而言他

言君臣上下各勤其任無墮其職乃安其身也

然後可以爲民父母

言人君進賢退惡翔而後集有世賢臣稱曰舊國
則四方瞻仰之以爲則矣

未聞弑君也

言孟子云紂以崇惡失其尊名不得以君臣論之
欲以深寤齊王垂戒於後也

則何以異於教玉人彫琢玉哉

言任賢使能不違其學則功成而不墮屈人之是
從己之非則人不成道玉不成圭善惡之致可不
察哉

亦運而已矣

言征伐之道當順民心民心悅則天意得天意得
然後乃可以取人之國也

則猶可及止也

言伐惡養善無貪其富以小王大夫將何懼也

死其長矣

言上恤其下下赴其難惡出於己害及其身如影
響自然也

則是可爲也

言事無禮之國不若得民心與之死守善道也

疆爲善而已矣

言君子之道正己任天疆暴之來非己所招謂窮
則獨善其身者

君請擇於斯二者

言大王去邠權也效死而守業義也義權不並故

曰擇而處之也

焉能使予不遇哉

言讒邪構賢者歸天不尤人也

並毛扆校
宛菴藏本

公孫丑上

惟此時爲然

言德流之速過於置郵君子得時大行其道是以
呂望觀文王而陳王圖管晏雖勤猶爲曾西所羞
也

未有盛於孔子也